

河东记忆

子夏的历史贡献

□高培华

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的老师，孔、孟之间最有影响和成就的儒学大师；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人，经学鼻祖和《论语》的主编者之一。但是，由于宋儒片面推崇思孟学派、疑古思潮盛行等原因，学界对子夏及其开创的西河学派，长期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评价。笔者依据20多年的研究，在此略陈管见。

一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生于晋国温邑（今河南省温县），卒于公元前420年~前400年之间。其先祖世为卜官，故以卜为氏，六世祖为晋文公名臣卜偃，颇有家学渊源。他15岁拜师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患难与共；弱冠之年任卫国行人（外交官），颇有政绩；自卫返鲁又任鲁国莒父宰，两年后回到曲阜协助孔子“作春秋”，并为其弟子解疑释惑。

据《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想到自己“无兄弟”，不免忧从中来。子夏先以闻于孔子的话开导他，进而讲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以仁爱为准则谈君子修养，创造性地描绘出一幅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去见子夏，陈述了孔子的话和自己的困惑。子夏一听便深刻理解了孔子的话，随即举出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的历史典故，在阐发孔子“举贤才”之语的同时，提出了“选于众”的思想：即举贤才，需要在众多的待举对象中慎重选择，只有选中真正的贤才，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这就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增加了新质。

以上两例说明：子夏在孔门求学的后期，已经成为孔子事实上的助教。他为司马牛、樊迟解疑释惑的言论，表现出一个大思想家、教育家的潜质和思想深度；他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发端于孔门求学的后期，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绝非偶然。

二

作为孔、孟之间的儒学大师，子夏为孔子服丧三年期满后，回到家乡温邑，在北流黄河之西的广阔地域设教授徒，长达半个世纪。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即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众多名流出其门下。史称：“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可见子夏影响之大，堪称名震诸侯。在子夏的教育影响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对魏国的治理，可说是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使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在经济、政治、军



卜子夏祠堂
天津市文保中心 供图

事、文化等方面最为强盛的诸侯国。子夏开创的西河学派，与魏国同时崛起，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其成就和影响，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独树一帜。

三

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承者，经学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学鼻祖。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作为孔门“文学”高徒，子夏在西河教授期间，继孔子之后整理和传授古文献，对《六经》做出初步的分章、断句和必要的解释，创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即最初的经学。经过子夏及其弟子、后学一代代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批解经之作，如《春秋三传》《子夏易传》《毛诗故训传》《韩诗内传》《仪礼·丧服传》等。汉代立于学官的多家经学，都把自家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子夏。东汉名臣徐防上疏曰：“臣闻六经，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发明章句”开创经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古文献是文明的载体。我们说中国拥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究竟凭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凭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礼乐废，诗书缺”的乱世中勇于担当，以文明传承为己任，下功夫搜集、整理、传授下来的经典文献。倘若这些经典失传，或者没有贴近经典的经学，夏、商、周三代文明将茫无可寻，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也会大打折扣。

子夏整理和传授古文献的功绩，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门弟子难以比肩的，其他学派的学者更难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阴阳等学派中人，要想卓然自成一家，就不能不学习古文献、不能不师从儒家。因此，子夏不仅对荀子及汉儒经学一派有深远影响，对于法、墨、道、杂、阴阳等其他学派，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催生或助长作用。他无疑是继孔子之后，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的文化巨人。

四

子夏是《论语》主编者之一。汉儒郑玄说及《论语》领纂者，两次都提到子夏。有论者以《论语》载有孔子对其批评、告诫为据，排除其主编的身份，显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贤的道德水准。我们知道：在《论语》之前

只有官书，没有私家著书。囿于历史惯性，孔子生前及逝世后的一二十年间，孔子言论仅有个别零散记录，绝大多数内容仍以口头形态珍藏在弟子们记忆中，而没人想到“著于竹帛”汇集成书。《论语》实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这里简述如下：

孔子去世后，一些孔门弟子在授徒时，起初只是凭个人记忆引用孔子，随着“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渐萌生出汇编乃师言论集的想法。当此想法和需要日益强烈，才可能将合作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但这时，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陆续步入老年。在发起和共同领纂的过程中，仲弓、有若、子游、子张等相继去世，比较长寿的子夏、曾参在后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从《论语》中有若、曾参皆称“子”等情况来看，在曾参去世后，补充、调整、誊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参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其中收录子夏、曾参语录颇多，则是对他俩在后期接近成书阶段所起重要作用的一种肯定。可以设想，要将个别弟子零散记录的，众多弟子记忆中孔子口述的、具体行为表现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思想材料，编写成确定的文本，需要做多少广泛搜集、反复琢磨、系统梳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劳动啊！使《论语》比较全面、准确地记录孔子思想，成就这个在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经典，子夏和曾参功莫大焉！全体《论语》编纂者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付出，事实上存在过的孔子的思想学说，就有可能像子产、叔向、晏子那样，因为缺乏比较及时的传述、整理和完善，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记述。

五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子夏、曾子等人传承和主持编纂的中华元典，积淀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与特色，凝聚着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子夏作为儒学大师，承上启下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为传承和主持编纂中华元典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华文明史的突破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性格的塑造，作出过特殊重要的贡献。（《光明日报》）

生活史

古丝绸之路钱币体系的交融

□许可

丝绸织物、马匹走兽、香料酒水、奇珍异果，都随着驼铃声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沿途往来的商贾、官员、使团绵延不绝，这条路上的消费图景在不断出土的文献记录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不论代购鞋子、分摊餐费，还是购买马匹、租赁骆驼，都要用到货币。在丝绸之路上，除了绢帛等丝织品可以用来充当等价物外，金属钱币也很早就参与了进来。

古代世界欧亚大陆主要有两大货币体系，即中国货币体系和希腊货币体系。而这两种体系之间的交流互通，正得益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比如，新疆和田地区发现有30多枚外国货币，其特征十分明显：图案为马或骆驼，铭文为希腊文和佉卢文，这是典型的贵霜帝国钱币。后来，和田地区还出现过汉佉二体铭文钱，就是受到这种外来钱币的影响，只是把希腊文改成汉字而已。

1897年，俄国人在我国新疆发现了东罗马帝国的银币。从那时起到现在，新疆、宁夏、山西、陕西等地已经出土了近百枚东罗马钱币。而在远隔万里的广东省遂溪县龙湾村，也发现了20枚波斯萨珊银币。

这些外国金银币，主要是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或遗迹中发现的。其中，部分金币上有钻孔，表明它们并非现实中流通的货币，而是作为饰品，缀在衣物上随葬的。

吐鲁番文书中的《随葬衣物疏》中，就提到随葬品中有“铜钱”“手中铜钱”等，即指死者手中握着传统的铜钱入葬。而高昌地区发现的《衣物疏》里还提到“金钱”“白银钱”，这分别指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银币。可见新疆地区的先民在下葬时使用了来自东西方两大货币体系的钱币。（《解放日报》）

文史拾零

几多《长相思》

□一枝萧

前段时间，《长相思》小说及电视剧都非常火热。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长相思》算是一个“老字号”和“驰名商标”了。

说它是个老牌子，一点不夸张。其最早出处是《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诗情不露声色，信手拈来，把对爱人（或友人）的思念比喻成一端绮、合欢被，新奇而有趣。

到了唐朝，《长相思》迎来了“春天”。李白创作了三首半《长相思》，之所以有半首，指的是《三五七言》，这首诗里有“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如将其命名为《长相思》也无不可。李白的三首《长相思》，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抒写男女相思，似有寄意；第二首诗白描了思妇弹琴寄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了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第三首诗以花和床为意象，赋予情感，抒写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三首诗中均有佳句，像“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等。

唐代另一位“长相思”诗人是白居易，他不仅写了《长相思》诗，而且创立了《长相思》词牌，使之绵延千年。白居易写的《长相思·汴水流》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长相思》创立后，很快成了词牌里的“明星”，许多著名词人纷纷加入，形成庞大的“粉丝群”，像冯延巳、李后主、林逋、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万俟咏、周邦彦、陆游、刘克庄、刘基、张煌言、纳兰性德等。这份名单很长，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诗人，大概能顶半部古代文学史了。

为什么这么多文人钟情《长相思》这个题目呢？以笔者想来，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这一点对于情感丰富、细腻的诗人们应该更加认同，这就无怪乎他们会用最优美的笔触来描绘心目中圣洁的爱情了。（《西安晚报》）